



鴻苞集卷之七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克符泠玄校

古今風俗

談者謂方今風俗媻靡甚於前代俞曰不然考秦漢魏晉隋梁唐宋元季君臣宣媻豪右驕汰宮室車騎衣服飲食器用聲伎僕妾讌會田獵之盛至於無有紀極而媻縱泆蕩破義踰檢之事亦往往

遠於人道之外方今法律甚嚴清議更重人矜名
節家遵繩檢衣稍華則市駭行稍僻則巷議卽有
一二汰而不檢者尚知懼法畏議而不敢大肆君
如二世隨煬臣如梁冀似道士如杜牧元禎民如
廣漢元寶近世皆無之則以我太祖高皇帝蕩
滌腥穢改闢乾坤規模宏遠氣脉深厚二百餘年
來易澆漓爲敦龐昭代人物理學性命氣節文章
之士雲蒸霞蔚徃徃足以籠罩今古師模後代不
爲不盛矣余所不滿於今之士大夫者在有町畦
機械飾顏匿情然觀前代之機險抑又甚焉漢唐
而下無論卽如春秋戰國之時以智相角以巧相
傾自昔已然固未可獨歸咎於今時未流之趨也
余可見方今士大夫秉素心執玄德以游於鴻濛
之鄉者亦尚不少此又維持世道人心之砥柱豈
徒自了其道作辟支獨覺之禪乎

節而不

對林

世降

今士大夫之持清議賤風流類宋人道學而內行不備今士大夫之輕譴罰好直言類東漢氣節而立名非真此世道之所以降也

秦書五矣三之懷
玄解知不流象以進當今
道學
氣節
立名非真此世道之所以降也

立各非真此世道之所由也

不謂今士大夫之弊黠者直言賤東戴屏膺而
今士大夫之持青藜類風流賤宋人尊學而內行

世弊

浮巧

甚矣人之好附而趨利也史言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爭搯腕言有神仙近世爲甚當塗好趨奉則爭媚色軟語嚙啗奔走以進當塗好財貨則爭輿金輦玉納賂通賄以進當塗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繩趨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言泥洹羽化虛無空寂機鋒玄解飾有道氣象以進當塗好功名則爭譚黃石素書五兵三略攘臂請纓東征夷北討虜作英雄

面孔以進當塗好簡朴則爭敝車羸馬麤衣糲食
內或多慾外示清真以進當塗好詞賦則爭誇雕
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以進水石
幸投椒蘭遂勳因緣梯媒獵取榮利一旦時移事
改大謬不然矣見貪婪饕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
爲溝壑黃昏閉戶白晝攫人擾擾熙熙有同牙儂
見清潔介特者得利則麾斥問遺訐首筐篚矯亢
詭激始立名高而徐收其厚利及一旦齷齪誰無
耳目人可欺乎見建言者泰山北斗位望隆赫則
脂韋而效薑桂軟曲而勉骨鯁爭伏闕陳言犯顏
批鱗冀得一嚴譴而去淒涼一時榮華無已是何
此時龍比之多耶劉向與欽永同朝劉蕡與李栖
楚共列魚龍珉玉溷而不可復辨世道人情日趣
浮巧可歎矣

非翻異辨一類歸而未變氣一和榮萃無可異而
部草而效畫卦坤曲而煥骨輪平外闕刺言亦隨

化俗

南人習舟北人習馬秦晉壯悍楚越機鬼蠻方椎
結吳人文身俗不同也故聖人有化俗有因俗箕
子封於朝鮮而朝鮮有禮秦伯居於句吳而句吳
尚文孔子爲政而慎潰氏出其妻沈猶氏不晨飲
其羊化俗也孔子之宋章甫之魯逢掖禹適裸國
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俗也俗不可卒化姑先因
之久之則化矣旣不能化又不能因而矯之則亂
聖人善化人然有不可化者水器圓則圓器方則

方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草木地肥則肥地瘠則瘠是可化也鵠鵠不過濟貉渡淮則死是不化也故父如堯舜不能化朱均子如大禹不能化鯀兄如姬公不能化管叔師如程子不能化邢恕

吏治

甚矣吏治之難核也瑕瑜隨乎毀譽毀譽根乎愛憎如其愛而譽之也嚴刻則曰精明選與則曰仁厚疎懶則曰簡靜躁擾則曰任事剛愎則曰勁直媿媿則曰恭謹遲鈍則曰有度儇狡則曰有才鄙陋則曰朴忠汎蕩則曰倜儻又或曲護其短而別求其所長如其惡而毀之也精明則曰刻核長厚則曰懦緩安靜則曰廢惰任事則曰煩擾勁正則曰剛傲高朗則曰疎闊端嚴則曰迂腐清廉則曰

矯激豁達則曰疎放細謹則曰狹陋爲善則曰好
名又或掩蔽其長而文致其所短美惡在其轉移
好醜視其唇舌黑白雖欲不混淆不可得也余嘗
貽書友人曰兄清白吏勤心苦行不減陸續吳隱
之乃以惛惛無華七年不遷見世之貪婪狡猾者
家已猗頓身仍大官嗟乎當事者奈何忽諸夫鑑
惟空也而後須毛不混矣衡惟平也而後銖兩不
爽矣在上者欲旌別吏治必先自清心寡慾而後

核實

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有英敏捷速深沉厚重者
其德宏遠其器鎮定退然常不欲爲天下先而當
機應變不動聲色夫是之謂上善而中庸之徒亦
往往逃焉淺中輕慮之夫遇事風生漫無成筭至
浮佻矣而英雄快士忼慨立斷世之椎魯者亦必
以輕俊詆之是烏可不辨哉夫所謂深沉厚重者
當其無事時凝然不動機來變起駛于風雨捷于
激矢矣若內存惟怯而外託沉重已則無能而自

號省事不爲善亦不爲惡事關國家之成敗者退
不敢任而曰吾不好名係一身之利害者尺寸而
計之而曰吾不爲禍首脂韋澳忍而文以溫恭厚
貌深情而目爲沉靜徼天之幸終身福澤當時盛
德之稱歸焉此亦可謂之深沉厚重乎英雄快士
明爽洞達則類于淺露英毅神敏則近于輕揚砥
志好修有似近名勇於赴義有似喜事不知宵人
淺露而心迹之皦如天日者亦謂之淺露乎薄夫
輕揚而機事之貴于立斷者亦謂之輕揚乎好修
則以爲近名名苟不好何不可爲然君子之爲善
豈必皆爲名爲名者宵人也勇于赴義則以爲喜
事赴義不勇則天下之事誰當復任之乎大都善
人吉士好善樂義自其天性有大利害不計而何
計區區之小名遇事風生當機立斷而其先必有
沉思其中必有遠識固非一無所主而孟浪爲者
也自好名之說興而人不敢顯然爲善者而敢陰爲
惡自喜事之說興而國家任事之人少矣奸人往
往得志而英雄坐困是烏可不辨哉蓋其所關于

國家者不小也此說盛行乃奸人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務真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麀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簫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贗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喆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大丈夫之事止於此而已不勝其脂韋繞指之心

頭頂綸巾手揮玉麈忼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魚目以爲珠飾珉玦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真乎

古今人不相及

古人仕宦則食祿罷官則歸畊此常事耳蓋不獨清德之士爲然必都將相立功名乃或有厚產如房瑄楊縮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爲相猶然清約如寒士今士大夫一登仕籍轉盼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爲常不爲深怪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廉翫髒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古今

卷之七
十一
之人不相及一至於此有志者爲之於邑

風靡

選與柔滑近於溫厚常得人緣而天道不與孤高
峻潔一塵不染常合天道而人情多忤故胡廣馮
道榮祿終身夏馥范滂坎軻沒世嗟乎廣也道也
一時榮豔萬古淒涼馥乎滂乎半晌摧殘千秋景
仰而闕茸庸夫往往以咿嚶嚶沓闔媚逢時位高
身泰蔭及妻孥平居摸腹掀髯津津得意世人見
其如此自非百鍊之剛有不隨風而靡者歟矣

知人

余嘗見世人好以一節而雌黃人物驟聞片語而定執品衡斯皆不虚心之過也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以帝堯之神聖而不知伯鯀以晏嬰之淵穎而不知仲尼以延陵之卓識而不知披裘以崔浩之淹朗而不知高允且晏子大賢人也崔杼之難誓死曲鉤相國之尊甘心湫隘狐裘服以三十年待舉火者周於九族達興亾之幾於陳氏悟消息之理於爽鳩辭命足以親隣謀謨足以保

國高介足以拔俗雅素足以完真生平嘉言善行
可稱者多矣而孔子獨取其善與人交之一節豈
晏子可齒之實止此邪抑縱跡遼遼不盡聞也知
人之難如此嗟乎鑑有昏明本之皮相之目則失
真情有愛憎索之萋菲之口則多枉人終身砥行
而吾欲悉之几席之片言人闔戶銷聲而吾欲得
之道路之浮語鮮不謬矣夫胎禽戢黑翼於尾元
晦誤以爲尾黑螿八足二螯蔡謨誤以爲蟹物
之皮毛猶難相也而況人之精神心術乎今之海
內名賢甲以爲鳳乙以爲梟朝采一人之言夷齊
暮采一人之言蹠躄或賓客滿座月旦盈庭而雌
黃互異臧否人殊狐裘蒙茸何所適從乎人之託
生於悠悠之舌端難不難矣請從此絕口不復譚
掩耳不復聽有志之士密砥潛修何問人知以俟

天監

卷之七
十一
坐於愁紗之舌糾纏不離矣請於出聲口不斯語
黃立異姓否人秋所集蒙茸向所戲於平人之指
暮采一人之言無窮矣實容於此且且益其而能
內各贊甲以爲鳳子以爲鳳子一人之言與

相人

余閒讀吳立夫韓蘄王花園老卒歌云蘄王手種
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鋸鍛花園老卒守花樹睡著
花磚聞曙雅白頭白盡身無事古塞沙場戰餘騎
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腹終憔悴青銅萬緡滿
地光寶函矯飾賜夷王宮粧粉豔去酣酒海貨珠
琛歸壓檣王家舍兒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
猶乳臭却帳前矍鑠一翁嗟棄捐君不見天下英
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頸血淋漓思覺鼓史

傳沉埋誰比數
花落花開幾
風雨余壯其歌
梧風松月下曼
聲歌之意氣慷
慨遂投筆和焉
中原胡沙漲天
起汴城日落大
旗靡翠華北去
泥馬南坐擁西
湖衣帶水斬王
徒步起行間百
戰馳驅劍光駛
金牌晝飛玉塞
昏獄書一成岳
侯死王也搯腕
氣衝冠鳥盡弓
藏痛唇齒飄然
角巾歸西湖自
號清涼老居士
湖邊花園春色
妍亭亭百卉紅
燒天守園老卒
鬢髮短白日閒
就花陰眠蕉鹿
呦呦蝶栩栩石
頭爲枕苔爲氈
黑甜正熟履綦
響王來蹴

起始矍然頭顱
若此隙駒過長
日如何只高卧
相公勿輕灌園
人渭濱垂釣淮
陰餓龍泉補履
鑣刈葵閒却英
雄無事做王歎
此叟何氣豪與
爾十萬金錯刀
青雀樓船貫月
上紅牙歌吹遏
雲高少女如花
雜賓從鬢鬆白
髮照錦袍口銜
巨羅海霧捲手
揮如意江風騷
酒酣指點挂帆
去鳴笳疊鼓凌
波濤夷王倒履
迎上客匝地毳
毳布瑤席光生
珠貝鮫人探寒
透冰綃龍女織
趙氏璧玉連十
城石家珊瑚高
數尺歸來大扁
斬王欣豪傑計
倪少伯

倫胸中之奇聊一見遊戲仍卧花陰春吁嗟乎尉
遲微時曾鍛鐵王猛不遇行負薪塵埃物色古所
歎從此不敢輕相人昔李札行遇披裘翁見道上
遺金呼令取之翁張目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
取遺金者哉子皮相者何足以知寥廓士也夫季
子達人其識宏遠矣猶以皮相失披裘庸渠知花
陰老卒乃英雄乎曹公貌寢崔季珪儻若天人乃
夷使英雄之目不歸季珪而屬牀頭捉刀者此使
可謂不皮相顧反勝季子耶太公方困鼓刀妻尚
不能知而求去西伯得之猶賴卜耳武丁得說則
以夢帝亦謂相人難也毛遂不脫穎平原門衆人
畜之固也廝養卒不御兩賢士歸終身廝養哉淮
陰擊絮媼徒哀王孫飢耳未必知王孫千金之報
酬一飯可也丈夫顯則炎炎晦則寂寂李左車智
能使信却不敢前信滅楚王齊功爍天壤左車謀
適不用勳烈卒無聞焉安期生若遇隆準公英略
詎在子房下徐洪客儻周旋文皇藥師不足道也
世民時又有丹霞子魏先生竝負異人才知天命

屬太原汶汶而去至今人無能舉其姓字宋藝祖
時潘閔遜盧丞相難於弩箭下近世有人見之山
中蘇雲卿與張魏公善雲卿視張公么麼耳公苦
欲屈雲卿共事飄飄作冥鴻不下來而張公事竟
無成以斯知古今英雄淪落山河沉埋草莽而無
人物色者多矣要皆有數焉時遭陽九百六天命
一人起而定大亂拯生靈必有爲之毗佐者軒后
六相武丁一說皆獲之夢太公爲灌壇令龍神以
告西伯畱侯應佐漢祖則黃石老人來教之鄴侯
之相靈武則異人懶殘告焉中黃君鬼谷子之夢
已定於布衣時稚圭兩朝定策則以手捧天者再
爲兆英雄等耳而大數不屬雲臺無名則泯物爲
龍爲蛇道故委運矣雖然英雄遇則將相紀勳殺
青不遇則神仙登名石室世有真人未肯以彼易
此列仙傳大茅君之所以誇二弟裴謚之所以誇
王敬伯者有致哉

皮相

非常之人非常人之所能用也彼其心包含元化
 其氣籠罩宇宙其才吐飲人羣高步濶視不矜細
 行豁達疎朗不修小名而庸人俗流動輒以局曲
 廉謹求之其為人固已難知而又或參以私意加
 以忌嫉不至於摧破之不已也從古豪傑之士仰
 天扼腕常悲不遇非桓公不能用管仲非勾踐不
 能用范蠡非漢高不能用良平非光武不能用伏
 波非符堅不能用王猛非文皇不能用李靖如其

不遇蹇叔由余徒資敵國安期生徐洪客棄在雲
水可勝太息哉披表公謂吳季子曰吾子皮相者
何足以知天下寥廓之士延陵猶然況其它乎不

清議

清議所以維公道名節所以厲人心然有敝焉伸
節昭昭墮行冥冥匿情暗室飾詐廣庭矜虛名而
略實際愛皮毛而忽性靈或立太節或持小廉凡
有益於我之聲價者則爲之愛物則恐嫌於紛溷
託介特以爲高同人則恐涉於瑕類假溪刻以矯
俗門以內財貨積於丘山而不之散曰恐後貧乏
而俯仰於人也門以外患難積於丘山而不之問
曰恐人之不答而議我爲有所利也養成聲望泰

岱北斗而細管其中或多敗闕焉太原氏謂新建
霸儒夫新建猶然況下此者乎豫讓死智伯蔡邕
死董卓用吾之心行吾之事曾櫛身次捐名心之
所安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不韙如此其在赴義
可知是乃所以爲古人也

藿語上

昔成周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後享國
長久卒過其曆則以文武忠厚立國所滲瀝培植
國家之命脉深長也我 高皇帝驅胡元羶穢之
氣而復吾中國帝王世世相傳之土宇得國之正
超軼漢唐廓清之功高視千古規模旣已宏遠科
條又復嚴密前代弊政無一不鑒戒而防閑以垂
永久以故久安長治亦自剖判以來所罕見然無
往不復無平不陂天之道也承平旣久隱憂潛伏

詎止隱伏亦既形見矣此豈晏安高枕時耶人心
怠肆風俗皆窳國是舛錯邊隅失策皇天示警玄
象著異水旱妖災所在以聞明者睹于未形况已
形顯昭灼之若是乎及其未決未潰而防患救弊
烏可不亟講也隆伏在田間蓬居藿食無當世之
責然竊嘗叨爵秩食君祿廟廊之憂漆室之
慮時起伏展轉於胸中不能已已乃抒愚臆陳鄙
見著爲一論名曰藿語杞人憂天誠過計也尸祝
越俎良非分也然其意則足采矣

一曰識氣數夫好生者上帝德也帝心詎不欲天
下千萬世乂安有治無亂哉良繇太極之理不能
不墮於氣數一墮於氣數則有陽必有陰有善必
有惡有成必有壞有生必有死有治必有亂天下
之萬物簸弄旋轉於其中不能逃焉雖曰氣數使
然其實人事爲之也人事得而善積和氣醞釀感
召天降禎祥於是乎治人事失而惡積沴氣醞釀
感召天降妖孽於是乎亂人事不能常得而無失
是以天下不能常治而無亂治平之久假令人事

無失天下何由亂亡既已亂亡矣如有至人起而救之立躋治平以是知氣數不可諉而人事之爲要也氣數將趨於亂人不知省悟而顛謬乖錯以應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若有至人知天下治平之已久禍亂之將興而急急修道德立政事美風俗淑人心動絕瑕類舉無缺失豫復隍之憂嚴衣禱之戒天下之事日以萬全則禍亂不至而致隆長保矣上帝之心豈謂治極而亂氣數必然不可以人事挽回人事修於此而禍亂生於彼萬無是理矣商大戊之世祥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不可謂非氣數太戊修政明禮早朝晏退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孰謂氣數之來不可以人事挽回哉夏商之衰也則生桀紂周室之衰也則生幽厲漢室之衰也則生桓靈晉室之衰也則生惠懷唐室之衰也則生僖昭宋室之衰也則生徽欽而其間又生奸臣宵人以助成之是誠氣數使然若當時人主惕然警悟幡然省改而急急修人事以挽之喪亂未必立至也昔人云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動輒聽命而諉之無可奈何則無爲貴
人事矣

一曰輔主德人主者四方萬國之極也譬之一身
人主者心也四方萬國者四肢百骸也心正則四
肢百骸皆理心亂則四肢百骸皆亂此必然之理
也人主深居九重君門萬里行一善事則四方萬
國父老子弟聞之而鼓舞慶快讚頌聖明行一失
德則四方萬國父老子弟聞之而搯擊惋惜仰屋
竊歎主德無瑕朝政修舉百官奉職萬民樂業四

夷賓服雖有莽操大奸潛伏草野好亂樂禍窺伺
覬覦而君德無失朝廷有道自足消折奸萌抑絕
非望無隙之可乘何變之敢圖盡皆老死草澤作
耕鋤租稅之良民矣如其君道多失穢德章聞忠
義腐心豪傑解體奸雄乘之而生心焉天下始有
事矣秦始皇吞六國一四海而暴虐好殺斬木揭
竿盜賊蜂起王莽盜漢鼎篡大位而兇殘擾民人
心思漢敗不旋踵宋藝祖欺柴氏孤兒寡婦陰圖
密謀陳橋猝變盜取周祚此不在奸雄操莽下而

既得天下之後忠誠待人仁厚澤物閭閻赤子戴其仁恩武夫健將消其驕悍遂以傳祚數百年夫以人臣一旦為天子名義不正人心未附而能修德行仁天下帖然歸之而事以大定何況守成人主憑藉先澤苟德義不闕恩信有加天下之治豈不泰山而四維之哉上下古今其世運昌隆皇路清泰者必其主德休明也其雲擾鼎沸縣寓喪亂者必其主有昏德也夫人一身寧有神明憤亂而肢體得安又寧有心君泰定而舉動乖錯者哉今

乾養君德在二三講幄儒臣隆聞經筵日講第記

誦舊文成說塞責於主上之前文有格字有限格限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多譚一事所陳說務選穩妥庸熟套語以進其間稍涉侃直觸忌諱者絕口不敢以譚相沿既久莫有變更如是而何以長主上之聞見聰明而充養其德性乎願列在講筵諸君子自此以後奮然相約務以納誨輔德堯舜吾君為已任講說書程而外與主上從容譚敘人主如何則聖如何則昏天下國家如何則治如

何則亂清心寡慾勤政愛民則世饗治安而君介
景福荒淫燕樂縱肆苛虐則民受塗炭而主逢憂
災凡往事之得失古今之興亡四方之風俗民間
之疾苦君位之艱難人心天命之靡常罔不劇譚
詳論以悚惕省悟 人主驟而若是似駭聽聞人
人進講日日皆然漸習而安之不覺其入主上日
惕正論則非僻潛消日聞古今則識見愈練達四
方之風俗則壅蔽之患不生識治忽之無常則防
保之心自切君德成而治安可久矣講讀侍從諸
賢奈何而不一念及此乎

一曰開延攬千金之子或幼失父母之教俠邪亡
賴日挾而誘之逸游荒宴不親師友不近正人頑
鈍桀傲罔知義理闇於世務口饜梁肉則不知有
藜藿翳桑之夫身披綺紈則不知有懸鶉敗絮之
子長其悖心不至濩落不已庶民之家尚然何況
人主生長璇房瑤室受饗玉食錦衣居則繡闥行
則珣與妃嬙靡曼御其前麗豎貂璫侍其側耳不
聞愁苦之言目不見悽涼之事心不關敗亡之憂

身不經饑寒之苦酒色之足以損年壽昏暴之足以喪國家誰則告之四海之遠九州之廣卽愁歎遍於閭閻謗譏煩於衆庶奸賊伏於草野憂禍與於衽席又孰從而知之是以人主須日與天下臣民延接無論宰輔近臣從容賜坐講論移晷雖疏遠小臣芻蕘賤氓工瞽廝役嗇夫奴隸皆得至人主之前親覲天顏應接聲歎於以咨諏治理勤求善道訪問民間之疾苦考核吏治之得失曉暢世務洞悉人情身居九重而明見萬里位處殿陛而

知黑部屋善惡是非不得昏其鑑危亡禍敗日以惕其衷主德之所以聖哲而國家治安也明目達聰此不惟古聖后哲王爲然漢之人主坐便殿小臣袁盎乃得至其前引卻慎夫人之座又降顏與嗇夫面談應荅如響唐主從容與來朝縣令談論風俗治道君廣虛懷事無壅闕歷代若此獨秦奸臣欺給二世云令人主深居室中羣臣罕得見其面如是尊貴上下隔絕耳目不通然後惟吾所欲爲而莫之忌此亡秦之轍耳今 聖明之朝事事

超越前代而獨此一節乃襲秦舊何也古帝王詢及芻蕘工瞽而今則殿庭輦轂臣僚終其身不得一近龍顏接天語古帝王延見縣令小吏訪問治道風俗而今則輔弼大臣公孤元老不得常見見則敬憚威嚴不敢仰視又安能披肝瀝膽盡言抗論乎故隆以爲當今急務主上宜數御便殿延見大小臣工開顏霽威問以政事令臣下務得以盡言職事所關不必大臣貴僚卽冗散小吏亦或召至御前人臣得被容接光寵遭遇亦勸下作忠之一助也凡御經筵日講儒臣講課之後主上亦須訪問政事辯難義理何嫌媿媿詳悉講官擇語而談主上拱默而聽徒取了事塞責講罷退矣此何益乎人主溫顏接下虛懷受人益成其盛德豈必深居罕接而後爲尊貴哉此輔臣力可得之主上而曾不聞畱念及此何也且此一事獨起於秦二世夫秦二世何足法也

一曰重輔毗今之輔臣悉用詞垣夫黼黻皇道潤藻太平此文章事也若進在政府贊襄機密有

不盡於文章者故選用輔臣宜擇德器端凝才識
練達洞悉古今諳曉世務負公輔之望者不當直
以資秩文名而用之而詞臣方在編摩館局時亦
須深念今日館局之臣卽將來公輔之選寧可徒
尋章摘句捫管抽毫耽雕虫小技而已凡國是廟
算吏治民情刑名錢穀邊務戎機皆當留心豫講
或討故實或審時宜咸其責也而尤當克己去私
宅心公虛以天下萬世爲度而我不與焉夫輔臣
之權利富貴大矣其得喪利害亦大矣機務眩惑
得失煎熬求望日多奔走愈衆平居十分之品至
此才得其六七五分之品至此才得其一二泛論
抵掌時誰不能惜前代之失摘往事之非一旦身
當其處或有謬而不然者古大臣自臯夔伊周而
後粹乎無可復議者幾何人哉公輔之地不易處
也明矣烏可不慎且重乎夫人才難得則選用宜
廣古之上相無間農工則今於翰苑之外或參用
中外他官一人可也

一曰廣選舉雉兔之罝不掩麟鳳魚蝦之網不絀

神龍卓越奇偉非常之材高臥岩穴長嘯煙霞或
非近世科目之所能得也古帝王之得豪傑聖賢
或以夢卜或以徵聘或得之農工或得之漁釣或
得之商販或得之囚虜朝爲布衣暮列卿相卒之
才謂鵲起功烈鴻茂材非一品取非一途蓋亦廣
矣漢選舉有賢良直言極諫孝廉明經孝弟力田
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四科文學高第行義茂
才彞倫茂才特立淳厚有德直言勇猛知兵法有
大慮賢良方正茂才有道耆儒九品官人諸科晉

宋梁有勇猛秀異之才孝廉秀才九流中正明經
幹理高才博學諸科唐有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有
道童子制舉通一藝以上諸科宋有進士九經五
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詩賦策論諸
科選舉之途若是乎廣也我朝國初尚有賢良
方正等科今則一切罷去而獨以舉業取士上之
精神意向所指下必風馳雷動而奔走焉士之卓
瑰茂異非常者卽天稟姿性與其才具學力之所
成就品格不同莫不回心壹意而研討舉業率以

此進二百餘年來名公碩輔英喆雄杰策勛竹素
流聲天壤者徃徃繇此而出故亦不乏也然寧無
虞其萬一遺漏乎世或有卓然可稱名公碩輔英
喆雄杰其人者而偶不嫻於今代舉業之文有其
文矣而或偶不爲有司所識拔則雖有策勛竹素
流聲天壤之具何所用之有老死蓬蒿之下而已
又萬一有卓瑰茂異非常之人不屑應當世制科
去而龍蟠豹隱抱膝名山片石栖真頤神鴻飛冥
冥焉又孰從而得之古豪傑若張子房諸葛孔明

王景略李長源並不聞以制科而得躡身樊籠之
外抗志寥廓之上是未免爲英雄之所竊笑也隆

觀此時發迹制科布列仕路者固多奇偉豪傑蜚
英騰茂增光 國家之盛典其間中庸闕茸之徒
染指膏腴溺志青紫捱日停月無所短長者要亦
不少玷科目負 國恩將焉用之而草澤之間懷
才抱略無忝制科之英乃或有泯泯汶汶布衣糲
食屈首衡茅曾不得與時賢連袂而起並轡而駕
白駒發歎綿葛興歌耳目睹記徃徃有之矣嗟乎

維楚有才晉實用之桓温對面而失王猛乃爲符
堅所得立功名氏羗中張元負磊塊之氣不遇於
宋至走元昊爲邊患無已時唐人有言中原不道
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盖昔人歎之矣制科之
設非不可以籠天下英雄豪傑而英雄豪傑有不
盡入其牢籠者當事者可無慮及此乎愚意謂制
科之外宜別立一科以羅天下遺逸真才若瑰奇
磊落懷才抱略智勇文武英傑修德敦行師表人
倫之賢經史淹貫文章鉅麗之士伏在草野爲制
科所遺者令州里鄉老得以上聞有司守臣得以
辟舉親召至闕下覆核得實果係真才不次擢用
或端委廟廊近侍顧問或仗鉞疆圉平定安攘遠
模鴻烈終將賴之如郡邑有人何害並舉同升若
其無之不妨絕迹滅響毋多毋泛以開倖門夫天
下之事孰不由人才而濟哉武王成事以一太公
齊桓成事以一管仲句踐成事以一范蠡漢高成
事以一張良昭烈成事以一諸葛符堅成事以一
王猛淮淝之役得一謝安則晉室太山奉天之役

得一李晟則唐祚再造靈武之役得一李泌則廟
簾重光金人之役得一岳飛則羶胡遁迹國家經
濟豈必事事瑣屑正朝廷靖四方備邊鄙防寇虜
明賞罰修刑政肅紀綱移風俗詰兵戎足糧餉皆
國家要務然而用人急矣用得其人何事不理用
非其人何事不壞方今之所最急孰有加於用人
者哉隆竊見近世之用人無論閒秩散地卽國家
至重大關要之處其所用人不聞博訪精選擇其
人品才具之相應者而用之而恒但計其歲月循
其資秩曰輪捭某人應得某處矣曾不計其人之
足了此與否也甚或取其人之妥帖足無悔吝利
其人之庸軟保無牴牾用人若此尚何望其樹非
常而報朝廷哉此方今之大患而當事者之失
計也其亦未之思矣

一曰定是非孫叔敖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
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是非混淆
自此而起夏商之亡也忽焉天下之患莫大於是
非混淆混淆則天理人心日昧而紀綱刑政失措

雖堯舜在上難以治理是是非非惟義理所在折衷權衡焉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而奸雄小人往往能淆亂之君子以小人爲邪小人亦以君子爲邪君子以己所行之事爲是而以小人之事爲非小人也亦以己所行之事爲是而以君子之事爲非善文巧飾力排曲詆變亂黑白眩奪朱紫事彌畔經說彌近理於此而欲辨之難矣且天下是非亦甚不易定也禪受天下堯舜爲之則是而新莽曹丕爲之則非廢昏立明伊尹爲之則是而桓溫爲之則非輔相居攝周公爲之則是而莽爲之則非誅管蔡周公爲之則是而唐文皇爲之則非誅少正卯孔子爲之則是鄭子產爲之則非坐懷不亂柳下惠爲之則是而魯男子爲之則非此是非之以人遷也諸侯之餽孟子於宋薛則受而於齊則不受孔子入章甫之國則章甫入逢掖之國則逢掖禹入裸國則裸此是非之以地遷也孟津之役天命一日未可則旋師而歸居二年而紂可伐矣則東伐陳師牧野范增說項梁立六國後於秦存之

日則是酈食其勸漢高立六國後於秦滅之後則非此是非之以時遷也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孔子以長沮桀溺荷蕢晨門之徒爲潔身亂倫而諸賢亦以孔子栖栖皇皇爲耽榮嗜進朱考亭以象山明心獨悟爲禪宗而陸象山亦以考亭支離瑣碎爲俗學洛邑不從武王商以爲義士而周以爲頑民曹操凶逆浮於賊莽莽及身而敗遺穢萬世唾罵無已操傳祚數代君臨萬國廟號魏武史臣至列之正統唐牛李維州之議至今尚無定論宋

濮安懿王之議當時名士大儒各執其說紛紛聚訟王安石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其後蔡京祖述其說以立元祐黨禁變亂是非當是時士大夫之見反出石工安民之下夫是非亦何常之有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自非窮理精義之至者曷繇定其衡鑑而毫忽不爽乎超邁寮廓之品是之則以爲超邁而非之則以爲放誕放誕者又或託之超邁繩檢修謹之夫是之則以爲修謹而非之則以爲狹陋狹陋者又或託之修謹均一剛直也

是之則剛直非之則強悻均一寬仁也是之則寬
仁非之則闖茸均一坦夷也是之則坦夷非之則
淺露均一沉毅也是之則沉毅非之則奸深均一
有爲也是之則立功非之則煩擾均一行簡也是
之則安靜非之則廢弛有文者詆無文爲流俗無
文者毀有文爲浮華有經術者笑吏事爲刀筆有
吏事者輕經術爲腐儒家自爲門戶人自爲黨與
各執已見各持議論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廟堂
之大事有云當行有云當止紀法之建立有云當
寬有云當嚴刑罪之加人有云當出有云當入賢
才之用舍有云當用有云當舍兵法之攻守有云
當攻有云當守夷狄之和戰有云當和有云當戰
憑而聽之莫不有一端義理可采焉於此而欲辨
之又難矣豪傑爲國家建萬世之議置不易之策
而發言盈庭無所適從搖於衆咻奪於簧鼓則有
搯擊解體而去矣國家何賴焉當事者甚不可不
加意於此也

一曰綜名實古者醇朴未散人皆務實稟夔稷契

天下真良龍逢比于天下真忠廣成柱下天下真
仙石戶務光天下真隱西施南威天下真美工倮
魯般天下真巧太王西伯天下真善飛廉惡來天
下真惡鬪伯比私於邳女生子文邳夫人棄之雲
夢之澤虎乳之而收養遂以名其子蔡伯喈爲董
卓辟舉卓被誅猶哭其尸以死外無諱迹內無匿
情醇疵瑕瑜兩不相掩此古人之風也乃今事諱
其迹人匿其情一切物務悉廢而不真矣少年輕
俊之子姿性稍慧略取古人書法獵一二下筆屬

綴文辭輒軒然傲睨高其舉趾作文人名士意不
可一世氣態又或剽竊兵法象緯高譚四座抵掌
揮塵便自許英雄面孔或剽取二氏糟粕稍資口
吻遂揚眉瞬目儼然有道氣象此其幼學時本已
不端其後拈弄旣久機巧愈熟何所不假乎上好
文學則飾文學以進上好武略則飾武略以進上
好性命則飾性命以進事捷於影嚮機妙於轉圜
如市賈之鬻古玩器雕鏤妝點悉贗物也爲吏不
勤政事不拊黔首惟日務潤囊橐飽妻孥而奔走

逢迎善事上官交結要路其下疾之如仇讐而其
上保之如愛子閭閻之間目爲鷹鷂而廟廊之上
名爲鸞鳳其家已擁富饒而其身不失貴仕此國
家采名而不采實之過也喜而佯嗔怒而佯笑對
面稱頌背而詆嘲握手相知掉臂胡粵蹠躄而駕
隨夷之清豁極而託龍比之直田竇而假廉藺之
驪金張而譚巢許之隱行邪穢於冥冥揚高潔於
昭昭縱人慾於屋漏飾天理於廣筵攘大利於一
身盜虛聲於八表官長徇愛憎而別賢否銓衡據
風聞而列殿最風之所靡波之所蕩以詐相欺以
賈相給久而成俗頹不可挽諸司不修職事而巧
彌縫將帥不講鞞鈴而善交結制舉不探本原而
騁浮辭婚喪不按古禮而尚奢侈兵戎不勤訓練
而取充數邊境不務力戰而冒首功當今之世何
事不尚虛名乎有識者誠仄仄憂之矣漢宣帝綜
核名實好察得情此時行之救敝之良藥也
一曰正風俗上有教化下有風俗祖宗修德立教
化民成俗純龐粹美比屋可封久漸陵夷日趨浮

薄前代士大夫有居官數十年蕭然猶寒士草屋
布衣步行里閭今則通藉釋褐甫沾一命轉盼之
間已田連阡陌家累千萬夤緣賄賂仍都貴顯花
臺月榭歌兒舞女甲於郡邑擬於侯王交結有司
把持官府僮奴豪橫車騎光赫親朋趨之市井豔
之此大丈夫得意之秋其有操勵孤高違時忤俗
者則必爲鄉黨所姍笑當路所憎疾家旣食貧宦
亦不達貴介訾郎拜一官還里中華軒高蓋騶從
如雲呵聲如雷父兄長老走避恐後此縉紳之俗

地也士束髮授書日夜垂涎富貴望一旦得志而
高堂廣廈堆金積玉妖姬嬾童清歌豔舞絕不以
懷仁負義濟時行道爲念父兄之所期待師友之
所訓教亦不過如此而已目纔展數行而已罵伏
鄭爲學究心粗通文義而便呼楊孔爲小兒陵轍
同儕傲忽前輩夫幼習恭謹長而猶慮其放誕窮
居負仁義得志猶恐喪其所守初學如是後何所
不至哉又何望其光明粹白而表著天壤也隆總
角時見士子猶多醇謹間有一二猖狂放逸者同

輩且駭笑非薄之今則自號竹林動託稽阮使酒
罵座少年而凌父兄袒跣呼號白日而行都市人
人皆然在在皆有矣此士子之俗壞也閭閻之門
厚妻子而薄父母狎淫朋而疎兄弟笑貧賤而輕
廉耻鮮退讓而尚爭鬪薄本業而好冶遊家無擔
石之儲而身披羅綺之服出則縱飲博之樂而入
不問甕食之需聞一道德方正之事則以爲無味
而置之不道聞一淫縱破義之事則投袂而起喜
談傳誦而不已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疥滔天之
謗忽起於國中頃刻而遍萬口而曾莫知其端之
所由起甚之好亂樂禍而時時藏奸雄不肖之心
漸其可長乎此庶民之俗壞也夫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向道俗吏不能辦而賢人君子能之或
云風俗之壞如江河下流莫可挽矣豈其然乎夏
俗大壞而成湯挽之商俗大壞而文武挽之秦俗
大壞而漢高挽之皆斲雕爲樸返薄還淳轉移化
導之機在上而不在下也君相誠躬先德教敦本
尚實立之標的以潛移默奪而使天下瞿然顧化

人心自正風俗自醇政不在威嚴刑罰起而與之爭也

一曰審政體夫爲政有體張弛寬嚴大小之間不可不酌量也寬非柔靡之謂敦大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茲兩者常相爲用也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不務敦大醇厚而急于絞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於是乎貴用寬寬而或無節簡事而流于廢弛愛人而

信於姑息天下玩焉於是貴用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下攝服而不敢肆天下無以梗吾之化者而後吾慈愛之心得以宣布無所壅滯人物相生相養而各得其所寬者仁之爲用也嚴者義之爲用也義所以成其仁也天地之於草木春生之後繼之以秋殺草木必經肅殺之氣然後根本堅固而來春之生意盛茂天地何意於殺物哉其殺之也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寬仁慈愛之意而以威稜紀法行之譬如父母之

於愛子欲其成立則必夏楚督責以成其深愛其
夏楚督責也夫豈不愛其子而仇視之哉近世若
江陵相純用操切而絕無慈愛之意則是不務成
就其子而第仇視之也豈不彫傷元氣故寬嚴之
間不可不知體也乃若宰相以開誠布公輔毗燮
理爲體而餘其小節也九卿以端表體國正已率
屬爲體而餘其小節也臺諫以繩愆糾繆拾遺補
過爲體而餘其小節也監司以持憲執法肅僚貞
度爲體而餘其小節也有司以宣化布德愛民潔
已爲體而餘其小節也善爲政者持其大體略其
小節破去拘攣獨存寥廓此聖王之所以嘉與天
下包含萬物以成其大也今之人不識大體往往
好發人隱微摘人瑣細吹毛洗垢以傷厚道曠世
豪傑坐不羈而挂議非常才品計噸笑而得罪大
臣而責其行有司之事庶官而求其侵細民之務
訐以爲直察以爲明此其有損於天下國家亦豈
小乎古語云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語存
大體也今務苛求細察而於玷官喪守欺君負國

之大罪顧反恬不為恠置不復論何哉

用而責其行自同

豪猾坐不譴而卦類非常下品指腹笑而野罪大
我發人劉始辭人質略知手去試以身早並觀世
不日合萬所以為其大也今之人不端大蠱於卦
小節如法時學圖存家澤出望王之所以喜與天
日為蠱而錄其小節也善為如清卦其大蠱習其

鴻苞集卷之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藹語下

一曰懲貪競剝喪元氣傷殘民命而釀成天下之
禍亂者貪競之吏也吏貪則必巧必詐必酷百姓
以財為命誰肯拱手輿載而樂輸之官必有機械
設方略而巧取之民又必嚴刑峻罰斬刈箠楚之
下民急於救死何求不得私念陰計吾操守既壞

人議吾後中怯氣餒動輒畏人於是恭而禮貌孫
而言辭謹而頰笑多方以彌縫其敗闕掩飾其淹
汚承奉縉紳以結驩善事上官以要譽趨迎過客
以免口賄賂當道以致身囊橐果然家已鉅富遂
巡之間更都貴顯其貲日增而其官亦日益達鄉
里羨其光榮小人歎其豪傑而其中間有砥礪君
子操廉宦拙或自負以爲無過而稍以意氣加人
不爲降屈則仕路譁然目爲異物羣起而詆毀癥
瑕之使之必顛顛零落而後已家旣蕭然官復不
達摧頽窮巷屈首饑寒妻孥怨謫親朋嘲笑出不
爲人所禮入而未免無聊自非百練之剛有不喪
氣而自悔者鮮矣中庸之流見巧貪者得志旣如
彼拙廉者失意又如此隨波從風靡然舉裳此吏
治之所以日汚而元元受害無極也隆竊見上官
之評騭官吏者恒曰某細謹某踈濶某溫恭某剛
傲某處事停妥某時有舛錯某平易可愛某頗負
性氣至操守貪汚卽有大壞者亦似視爲小節細
事而不甚措意更有巧貪者啗其逢迎卽貪汚亦

不聞卽聞之亦惡不勝其愛吏有拙廉者忤其徑
直卽廉潔亦不聞卽聞之亦愛不勝其惡如是柰
何不導之貪也夫貪婪成性者尚甘心以身徇財
後患不顧必也賊賄朝而飽其囊三尺暮而隨其
後猶懼人心莫警吏治不清今掊刻剝削坐擁膏
腴而奔走趨承安堵無恙車金輦玉唾手而致通
顯矣人亦何憚而不爲哉隆見天下士大夫官無
論久暫崇卑必有華屋接闔閭良田連阡陌債貨
充斥肆僮奴溢衢巷大則兼數百家之產小亦不

下數十家此貲非從天降地出悉小民之脂膏也
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乎故曰釀成天下之禍
亂者貪競之吏也夫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一命在身固將以展其抱負酬其平生而有所
建立於當世以曜於將來也國家賓興而舉之名
曰賢書無亦爲其賢且才而以有所建立望之也
詎爲其賤貧之故而汲汲授以貴富之資哉上負
國家下負所學得其貲以遺子孫子孫或不肖一
擲而盡且以賈意外橫禍使父老指而歎曰此貪

吏之報也亦可謂愚矣古貪吏亦有之必其馭歷
既久漸致富饒未有如今世士大夫甫挂朝命爲
一州一縣不數年而家遂倚頓者官人坐堂皇問
民事盜一錢者罪攫一金者罪其身攫盜千萬誰
爲罪之平日自省不知亦嘗內媿否乎廟堂之上
必重賊貪之罰首下 明詔飭法令考核吏治最
先論其操守何如而後及其他有犯者重則誅其
身籍其家次則戍配如是而貪風知警吏治斯清
而元元庶其稍蘇矣

一曰弘德意上帝以好生爲德既生萬物慮其不
能長育生乳以哺之慮其饑生五穀以食之慮其
寒生桑麻以衣之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滋潤之
陰陽寒暑以節宣之覆幬保愛若斯之至也物生
而不能仰體天心於是乎爪牙搏噬手足攫鬪機
智傾害作過造孽亡有窮極天又生聖賢君子剖
藩籬刻人我六合一家萬物一身一夫不獲若蹈
湯火一物失所若負芒刺施仁布德立爲人榜樣
柰之何衆人爲利慾迷蓋喪失本心貪狠鷙害而

德意漸滅也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公行仁義拯
世澤物天下頌之史冊書之所謂立爲人榜樣者
是也陰德若耳鳴已獨知之而人不及聞潛行密
積不求聲名不要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誦而天
心簡在書名上清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
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人於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爲監司則有利濟一
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爲宰相則有利濟四海
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而有施仁布德之念
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爲而誰爲阻捍者天下頌之
史冊書之而上帝亦愛敬之吾爲德而不爲惡澤
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反觀內省亦必有泰然而
自得者矣人生爲食則烹羊椎牛一飽而外無加
爲衣則垂羅曳縠一縑而外無加爲子孫則子孫
之生各有命焉一旦屬纊蓋棺吾不能有吾骸骨
而又安能復顧吾子孫一木戢身萬事都已金珠
寶玉不可爲殉卽殉於朽骨何與焉而作過積業
以豐崇之也夫使爲德而必饑寒以死良亦人之

所難爲德而衣食未必乏絕人又何憚而不爲乎
卽不爲德而惟利是視口不能饜萬鍾體不能勝
千箱泉湧山積將焉用之徃徃傷方寸損福德犯
公議負神理而競利害物亦弗思甚哉隆願上而
帝皇下而公卿士大夫采芻蕘之言廣好生之德
隨其力量所及而行吾心之所欲爲日積月累昇
躋神明猗與詎不休哉

一曰破常調語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拘翦曲局此非所以預於瑰奇廓落之觀也吞舟
之魚必不經鯁鱗之罟函車之獸必不入狐兔之
穿拘翦曲局之見必不足以得非常之人漢武帝
詔曰馬以蹄齧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
功名泛駕之馬跣蹠之士亦在上所馭之而已大
哉王言此有英雄之氣焉管仲之行類頑鈍無耻
一旦而佐桓定霸雄豪哉烈烈千古矣淮陰不差
胯下之辱小人賤隸所不齒而討項興劉氣蓋一
世若以胯下一事而輒辱丈夫子目之信老死漁
釣矣朱亥屠劊毛薛博徒耳信陵輕身就之折節

下焉士竊竊焉笑之當時豈無峩冠博帶高視濶
步之流信陵不詣也而卒之宜勞展籌助公子赴
義急難風采聞於天下者卽當時之所竊笑者也
戴淵周處亡命無賴之徒奮臂而起爲晉室重臣
傑士忠義慷慨照耀今古如以東山絲管病謝安
則却秦寧晉功烈亦泯沒無聞而安一風流浪人
而已今人之識大都過於曲局恒在坐立拜揖頓
笑飲啗皮毛相天下士而不知寥廓偉觀得士於
牝牡驪黃之外罔究竟人奇材大節而好指摘人
細尤小過苛求不已其用人也不知非常之人須
破常調不次用之而惟以資格日月爲斷資格以
待中人豈可以待非常豪傑乎傳說一離版築便
拜輔弼韓信起行伍一登壇而輒握大將印若拘
資格何年而至將相耶又胡以光輔商道興起炎
劉也或曰破格之事以待非常之人今時未必有
也以非常處常人可乎嗟乎天生豪傑何代無之
軒后承符則有風牧神堯撫運則有夔龍成湯宰
世則有伊尹文武受命則有且望漢高創業則有

三傑光武中興則有耿鄧昭烈繼統則有諸葛晉
元續緒則有王謝符堅成事則有王猛文皇致治
則有房魏肅宗定亂則有李泌藝祖紹祚則有趙
普高宗定鼎則有韓岳一人將興一事將集天必
生英雄豪傑以肩之風雲湊會龍虎嘯咤功成名
立流耀無窮豈以今日堂堂 天朝山川靈秀無
改於昔也而遂收聲絕响杳無其人乎有之而恐
肉眼皮相者不識耳世有非常豪傑抱負瓌奇匈
次灑落抗雲鳳之志謝壤蟲之心挾神龍之姿乏
蠅蟻之智修屋漏而忽廣庭務大節而略細謹不
屑效世人傴僂唯諾嚙啖纖趨以媚時眼而諧俗
情夏蟲井蛙未有不對面而失之者以桓溫之明
而失王猛以文正之賢而失張元况下此者乎夫
負薪擔菜此田夫之事耳若舉函牛之鼎則非貴
獲不能天下無事庸人布列談笑高枕而無虞一
旦有事非豪傑莫能辦豪傑者有事之貴獲也世
無函牛之鼎則賁獲屈首曾不得與負薪擔菜之
夫同列若舉巨鼎而頓之田夫肩背之上有不立

見摧拉者邪斯其時賁獲之能見矣世不患無豪傑患有豪傑而不能用安期長策不售去栖真海上徐洪客英略不用卒老泰山鴻冥鳳舉固常格之所不能得也今南北稍有事世之所須豪傑急矣當事者慎無謂世無人哉大臣貴僚多尚簡貴嚴重不以色笑假人卑官屬吏相見逡巡屏息莫敢仰視簿書應答而外不能多置一語又絕不敢談及天下安危禍福忌諱之事及薦舉個儻非常之人而大臣貴僚亦絕不延接山林草澤布衣野

客咨訪異人豪士間有延接者乃是贗山人之流以其縉紳故交書刺掃門伏謁奴顏婢膝干求升斗而去此個儻非常豪傑所以閔影滅迹而不肯往也愚意在外節鉞大吏宜畱心此事密求博訪恢廓氣度結納豪傑之心使天下知爲夫夫可與共事者士樂爲用若徒以官秩自大倨傲脩飾士有望轅門而遠遁耳何能得天下士卽有所得亦不遣奴顏婢膝之徒可以鞭箠笞使者一也緩急何賴乎馬伏波望見公孫子陽一笑掉臂而去非

卷之八
九
豪傑不能用豪傑矣重裘非一狐之腋太平非一
士之略已未必豪傑而欲閉門獨坐自建偉功吾
不敢許也

一曰論形勢我 國家自 高皇帝定鼎金陵曰
南都其後 文皇帝遷都燕京曰北都兩都並建
遙相控制規模宏遠矣居南都則與北方道里遼
遠聲援不及一旦胡虜內訌猝難策應大河以北
不無可憂居北都則據胡虜之門庭扼臊羯之咽喉
喉北既無虞南益高枕豈非千萬年之長策哉然

皇居密邇虜庭不過一二百里可謂近驪龍之淵
據猛虎之穴矣方 國家全盛彼固俛首歛迹鞭
箠使之奔走豺獸不異家畜倘一旦我有罅隙可
不慮其爪牙搏噬乎烽火之煙百里相望虜騎長
驅朝發夕抵往年庚戌之事可鑒也自今計之中
國威命靈爽懾服虜人款貢效順之不暇而何變
之敢圖天下事固可無論矣萬一變出意外戎生
心焉吾能保將帥謀勇士馬精強城堞堅固攻守
有備而萬全無虞乎如其動出萬全天下事又可

無論矣如其未也可無深憂哉天祚聖明必無他
患然不恃虜人之不侵而恃吾豫備之有道此當
事者之所宜講也燕樂毅六月而下齊七十餘城
田單守卽墨攻之三年而不下安祿之亂河朔以
北無堅城獨顏真卿守平原諸郡響應攻守之事
惟在得人也明矣愚意本兵團營及職方郎中皆
當慎選文武謀勇忠義之臣才猷素練譽望素著
者或推之中外或起之田野務得其人則戎機兵
政咸舉之矣職方郎中如本部難其人須博選之
別衙門務得折衝運籌之士隆所深怪者當今如
此要地恒循資推格而用之不加掄選甚非所以
重武備安國家也京營將士多以請託債帥得之
不聞用熊羆之臣選韜略之士兵卒徒冒衣糧充
行伍不閑訓練不任干戈一旦有警此曹何足恃
乎選將練兵講武修具務行實事毋飾虛文時務
急矣九邊防守皆爲切要獨宣大薊州爲肩背遼
東爲左臂距京師不遠至山海關喜峰口密雲峽
石古北口一帶居庸迤南至紫荆關乃胡騎出入

卷之八
十一
最密邇都城宜增設重兵選用豪傑以備緩急以保萬全以北則順天有巡撫以南則淮安有巡撫道理相距千里一旦有急南北隔絕偵探難通應援莫及慮不至此不亦疎乎愚意徐州乃南北咽喉之處古英雄戰爭之場士風強悍人物沉鷲宜增設一關府重臣帥精兵數萬控制彈壓北通燕齊南接淮泗脉絡相通指臂相使豈非國家長策哉何無一人謀及於此也

一曰議邊防邊事之壞也非一日矣趙有一李牧則胡人遠遁漢有一霍去病則幕南以空今邊塞大帥率以夤緣賄賂得之多市并狡猾之子疎於訓練而工於交結怯於戰鬥而巧於彌縫日務剋剝軍士侵漁糧餉外以媚仕宦而內以充私囊所召募兵卒又多用請託受賂老弱尪羸之人初補則有見錢散糧則有常例身不習鞍馬手不任弓刀覩烽火而搖魂聞鼓鼙而喪氣邊警不動將帥高座營中燕樂歌舞一旦虜騎侵掠偃旗息鼓抱頭匿影不敢吐氣又何望其交一兵發一鏃乎偵

虜人焚劫搶殺邊民滿欲而去度出境已遠然後起而揚旗擊鼓詐爲截殺狀拾棄弓疲馬以爲斬獲甚或密殺我邊徼老弱以充首虜馬上飛報奮勇血戰而奏捷獻功矣噫可勝嘆哉今欲整頓邊事須痛革白徒債師濫竽充伍精選驍勇絕倫智計深長若頗充國其人者登壇握符偏裨必慎卒伍必精毋繩以文法毋牽以中制使得展布其四體而責其成功塞外金湯於此焉賴矣夫良將之材何代無之亦未必多有散在四方伏在草莽當事者豈能高坐堂上與二三僚案咨訪議論而遂唾手得之哉必令天下守土之官得各舉豪傑將材集之闕下明試簡用或起徒步而登壇或從偏裨而掛印苟得其人無不可也其本尤在典樞筦者秉公持正洞照邊情有以交關結納來者庭發其事痛懲其人有縱賊失事斬邊民以冒首功者必誅無赦其果血戰立功揚威沙漠者力請之廟堂非常旌賞以酬有功仍頒示各鎮以爲將士勸信賞必罰聖王御將之道也愚聞正德中北虜

入宣大寇白羊口南逼居庸賴本兵王恭襄方略
預備虜駭慄遁去成化末年海西夷犯遼東本兵
馬端肅排陳鉞之議赫然命將出師討虜斬馘皇
靈大暘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本兵丁汝夔庸軟無
策督帥仇鸞跋扈驕悍俾虜殺掠得志而去由前
數事言之邊事之在得人也明矣夫中國之不能
與虜敵非一也虜騎之來煙沙昏黑偵之約若干
里莽不知其數我軍散在各邊鎮而虜聚一處以
攻我猝難呼合胡馬高大驍騰又腥穢難近中國

馬遇之輒狼狽虜飄忽馳逐性耐饑寒好殺樂鬪
不知畏死我以火藥砲彈衝之所殺傷不能一線
路如萍藻焉斯須而合直前如故我軍怯鬪怖死
不敵明也虜糾合聚謀謀定而入寇偵卒一報烽
火一舉迅疾倉皇相顧失色我氣先奪兵未及交
而主客老壯之勢已分虜因糧於我我裹糧而趨
彼逸我勞彼飽我饑我有文法三尺勝敗內顧束
縛之憂而虜第馳騁快意無復首鼠顧慮然而我
誠得良將統御六師則扼其吭而笞其背又自有

不難者何則虜獸而我人也猛虎魚然爪牙非不可畏而人卒制之獸固弗勝人也英雄豪傑以一片慷慨忠義之氣感激六師而平日結以恩信人樂爲死又審攻守進退堅瑕明陰陽吉凶生死察藏機設伏變化虜不足慮也最要者日不見虜常若大敵在前大將與士卒同甘苦士饑弗食士寒弗衣士病已病士憂已憂時而閱練勤而講武上下之間呼吸痛癢靡不相通一經於法法必行無縱戰而有功雖微必錄以此禦虜其誰難我此庸將之所昧英雄豪傑之所洞曉也國家得是人而用之何患虜哉

一曰論和戰王者之御夷狄大要兩端非和則戰非戰則和中國與虜戰譬之人與猛獸角勝之不武不勝則所損已多於是利用和通夷夏之好保境息民海內樂業此和之效也然戎心叵測和可常保乎我狃於和武備撤而不修兵事罷而不講一旦虜敗盟竊發神昏氣亂手足失措此危道也則宋南渡之轍可鑒也和不可恃非力戰而大創

之無以威遠懾敵於是利用戰胡盡北徙馬絕南
牧皇靈聖武大暢遐荒此戰之效也然虜旣衰弱
我亦疲敝民命殘於鋒鏑國賦耗於糧餉非我福
也則漢武之事可鑒也兵不可窮武不可黷誰能
不和要使和之權常在我物極則反勢窮則變誰
能不戰要使戰之權常在我徵貢責幣無可奈何
惟虜命是從則和之權虜操之矣和不如意投袂
而起尋干戈相向則戰之權虜操之矣和戰之權
虜操之則戰立見害和不見利日以和款我而我

備益弛日以戰恐我而我氣益喪困也必矣故善
謀國者且無論其和與戰之若何而惟日夜孜孜
汲汲選將帥練兵士修戰具增城堡明恩信嚴賞
罰進可以戰退可以和虜如桀鰲抗命則陳師鞠
旅問罪討逆戰之權在我如懼而款服則捲甲回
戈更尋盟好和之權在我貳而討之服而舍之卷
舒伸縮惟我之命戰而不忘和無多求勝和而不
忘戰無爲敵窺制馭長策莫過於此矣 國家邇
來與虜通貢市講和好頻年邊境可謂息肩乃去

歲虜漸叛盟入擾西涼議者謂犬羊之性反覆靡常和尚可恃乎宜急興師征剿大創虜心不知無必勝之策而輕絕盟好嘗試一逞非完計也又謂戰不可試和不可絕宜益修舊好無棄前功不知虜向與我和一朝背之舉兵犯境盟不足恃也爲今之計宜權與和如初而益修戰具戰具大備事體萬全如虜不渝盟無妨修好彼釁稍起王師赫然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宋人惟狃於和議而罷兵撤備所以一跌而不收昔人謂金始終

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愚有天下者監之哉大矣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老氏言之和戎五利晉魏絳言之和盟可恃何樂於戰乃若宋與金和寇至則閉門束手惟命是聽括金帛貶名號禁不敢發一矢石寇退則酌酒相賀上下恬然絕不以備邊禦敵爲事和與戰兩失之豈得不至狼狽爲國家計無論縉紳之儒介冑之士皆當言戰耳國家養士忠義慷慨豪傑不乏如金人侵宋宋將士彎弓礪刃而奮然思一戰者塞滿都城

內外李綱一書生帥師出戰無一不捷廟堂失策
禁不許戰將士無不憤惋扼掣安可謂中國必不
能戰乎必也選將帥練兵士修戰具增城堡明恩
信嚴賞罰人人奮勇時時可戰虜如請和不妨許
之不損吾中國之財不傷吾中國之體各保盟好
息肩兩國如是則許之虜若稍跋扈貪婪有所求
索便勅將士躍馬耀兵力戰大創力窘請和然後
又許之此豈非和戰之權常在我乎我以戰爲和
虜知我能戰和斯可保不敢言戰惟恐以戰怒敵
和議不成虜知我不能戰其慾無厭和反不可保
宋惟恐以戰怒敵而一意講和宜其卒保無事而
何竟至破敗也吾想宋朝誤國諸臣當時罷李綱
禁將士出戰力主和議其所以日夜恐嚇人主者
必言戰必無幸戰而怒虜和遂不成大事去矣人
主爲其言所恐動禁不敢言戰一意求和畏虜如
虎豹惜虜如琉璃宜虜人德我永顧和好去不再
犯何終至都城破滅二帝北轅也惟一意主和受
虜人之患而和亦不保不如悉力一戰發抒華夏

之氣而和反可堅以宋事狼跋之時若專用李綱
展布佯遣使議和以緩其兵時遣將出戰以創其
意援兵四集內外夾攻可以得志虜孤軍深入持
久我以和款之以戰致之水土不宜求欲不遂勤
王兵集聲援大張虜必求和求而許之必不屈辱
而又邀其歸路追而擊之使其狼狽出境一舉不
得志憚於再舉此綱之力所必能辦而朝廷惟怯
奪氣奸臣沮之罷綱不用痛哉聞去年西涼之役
與虜講和虜求頗無厭我已曲意順之絕不聞訓
厲將士思奮起一戰虜之此舉可謂得志去矣能
無虞其再舉乎竭忠之臣畢智之士所爲臥不帖
席者也諸君寧謂是高枕時乎

一曰任將帥夫前所謂債帥白徒游食浪子不可
用宜罷而慎選豪傑良將旣得豪傑良將不可不
知所以任之之道也豪傑之士其才練其識明其
神定其氣壯平居恂恂降顏屈體柔若無骨一朝
提劍而起嘯咤風雲指麾雷電萬夫不能當東山
笑傲不離聲伎事變當前棄妻子如敝屣意氣足

以鼓壯士恩信足以結人心機權足以應倉卒忠
義足以輕死生用之建牙握印禦敵籌邊必能鞭
撻四夷鎮安疆土爲國家長城然必委任專一不
從中制使得展布其四體盡罄其才猷然後可以
責其成功安攘底定若將在闔外權從中制拘以
文法束以常格凡所厝注動輒掣肘未見利害之
形而羣咻已隨其後方有奮迅之氣而三尺已撓
其前雖管葛良平救過不暇尚何望其成功乎猛
獸籠在檻穽宰夫之任耳縛賁育手足則女子先
之矣漢馮唐謂文帝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僞
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
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
率軍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
頗李牧弗能用也在漢時已如此何況今日乎秦

伐楚王翦云非六十萬人不可秦不聽以二十萬人遣李信信大敗而還後竟如翦議乃滅楚翦老將知兵者其於衆寡之勢審矣若伐楚不必六十萬人翦必不力請必請六十萬人以非此莫能勝楚楚六千里最強大國也今虜兵常聚而我邊鎮兵常散衆寡常至不敵邊兵宜增者增之勿拘舊數勿以兵餉不足爲解卽那移曲處亦勢所宜然惜小費拘舊數守將酌見其當增以爲請而朝廷執而不從則難以展布矣古人云財者上之所

輕而死者士之所重上不能捨其所輕而柰何欲得其所重士誠裹瘡出戰飲血抽戈捐軀畢命於沙漠之場以求尺寸功一刃不支立作枯骨矣上則希一命以榮其妻孥下則望金帛犒賞以博一醉飽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無事之時衣糧或不以時給三軍皜皜未免凍餒而欲望其斬寇立功揚威絕域難矣血戰有功斬獲首虜賞勞宜厚以勸壯士乃文法之吏不知邊情遷延稽緩靳而從薄主將欲厚犒勞則苦無錢糧欲加爵秩則

上請不允戎士柰何不怨憤而解體乎又胡以望其後效也議者謂國賦不充糜費宜惜堂堂天朝飛輓糧餉大都備邊爲急軍國費用孰有先於此者卽他用宜省此不可缺邊士以血戰易犒賞賞當其功何言濫糜國家歲輸虜無筭獨不可以此節減以厚我戎士乎厚戎士而作其氣不猶勝徒饜虎狼之喙哉當國者誠深念及此而一旦厚邊士衣糧犒賞明示以朝廷優卹三軍之意介冑之夫必闕然謹呼奔走曰朝廷待我曹厚願以死報

國摩拳奮臂勇氣自倍卽此一舉滅虜安邊機括在此矣天下之事有先利而後害有先害而後利有利害相半者智士籌之自有妙筭良將有所舉動或利害都未見或先微見其害文法吏不深察其究竟如何而輒譁然異議責讓誚訶立至何任事之爲甚至有萬全無虞卓然足爲安邊長策者而誤指以爲失計或瞋其謀適不自己出從而破沮毀敗之老成謀國往往爲後生喜事好議論者所撓壞如趙充國之策非魏相在內主持必不能

奏功故世非獨爲將難任將者難也游閒小人夤緣而得將帥所長獨奔走趨承交結當事者喜之其言易入豪傑良將風采凜然體骨不媚不善交結直以職事相關白或疑其亢厲讒間易生嫌隙易開將且不能安其身矣而況於立功哉當事者宜以魏相爲法使充國得竟其功烈此社稷之福也不然小人旣無遠略良將又苦難合邊事有壞而已

一曰論戰法中國與胡虜戰校之古兩軍對壘不同中國兩軍對壘有陣勢隊伍開合進退胡虜不然虜所恃惟騎馬衝突泉湧煙奔衝突而來我軍支持不定陣脚一亂勝敗不可知矣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軍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胷下砍馬足長刀長斧虜刃未至身我刀斧已及必勝之道也古法怯者在前勇者在後怯者嘗敵勇者收功若與胡虜戰不然須選最勇者在前勇者勝虜前軍得利我氣百倍怯者亦勇若怯者在前虜騎

一衝前軍撓沮後雖驍勇亦不免奪氣矣虜騎如
煙我軍勝之最賴火藥如佛郎機鳥嘴銃之類攻
打虜人此爲長技但虜衆不知畏死火藥攻殺虜
衆稍開須臾復合恐火器有盡難以全仗宜於長
刀長斧之前列火藥器具攻打稍盡號令一出火
軍立開刀斧立見列如堵牆劄陣則堅不可動砍
殺則銳不可當火攻之後又用此法萬全之道也
虜犯一處常患虜衆我寡衆寡一分我氣先奪故
須就九邊各處地方關口城堡相附近者互爲策
應虜犯一處數處附近官軍齊到策應一遇虜警
烽火初起偵探得實虜將犯某處本處守將一面
整擗軍馬一面急報附近相應策應地方官軍起
兵策應我軍有所恃勇氣自倍如于肅愍當土木
之變保守都城調度兵事以涿鹿保定真定易州
地方密邇京城雖有衛所官軍勢孤援寡奏遣都
督劉安統領京軍往來巡視以張形勢以虜寇深
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馬跡等關口將調撥京軍
與同原衛官軍相兼隄備仍將涿州原操官軍策

應白羊口易州保定官軍策應紫荆關真定官軍
策應倒馬關聲勢連絡彼此應援前朝智謀豪傑
已慮及此矣一處失事附近策應地方連坐相倚
如唇齒相使如指臂勝則萬全敗亦不至狼狽兵
家所謂犄角孫劉之所以破曹也至臨敵出奇隨
機觀變則岳武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敵勢
無常形成法不可泥也而其本則在於主將奮厲
忠義忘身報國輕死生則氣自倍氣倍則神自定
而機權智略應變無窮勝敗死生橫於胸中則神
氣易亂雖平時有智筭臨敵易昏矣嗟乎丈夫受
國恩當重任兩敵相持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國
法卽不幸而死於敵不猶勝死於國法萬萬乎提
戈慷慨有進無退勝則爲立功之臣分茅裂土敗
而死不失爲忠義之鬼血食蒸嘗此丈夫之事也
安能抱頭鼠竄使文法吏弄其刀筆乎主將而恒
存此心則氣銳神凝策無遺策乎

一曰議召募智謀勇略之士固不多得亦不乏絕
非廣蒐博采不可得也以隆所見士之力舉千鈞

熟諳韜略攘臂掀髯常思起而一自效者頗有一
二人焉尚居窮巷布衣埋沒此外不及見而散在
四方伏在草莽者不知幾何無爲收拔而建牙擁
旄揚揚得志一時者或反多庸劣之徒國家一旦
有事此曹安足恃哉必也行令各處所司官員各
行召募或遣官分行四方召募天下英勇每一處
多者數人少者一二人無其人卽已務選某也文
武全才謀勇兼資堪爲大將某也熟讀兵書洞曉
機宜堪爲參佐某也精通武藝驍勇絕倫堪爲戰
將上之樞府簡而用之天下士知上意向如此必
且奮袂而起來集闕下向風慕義干城熊羆布滿
邊塞何憂虜乎誠下只尺之書頒召募之令而四
方英勇寂然無應者則隆請受妄言之罪九邊軍
士多老弱尪羸不任干戈徒充行伍冒濫衣糧虜
人一臨如駟羊豕將焉用之宜敕令所在主將召
募丁壯勇士以實軍營冒濫老弱以次漸革軍數
寡少者許稍增設無惜軍費仍遣官巡行各處嚴
加查覈其有不行着實召募更易尚存老弱虛文

搪塞者重治不貸如是則疲卒盡爲精兵所在悉稱雄鎮退可以永保金湯進可以長驅虜塞而國家千萬年太平之業在是矣今徂承平時和議邊防兵事大壞極敝非選將練兵力行整頓而欲僥倖萬一於無事何可得哉厝薪積火此有識之所以興嗟也

一曰論兵機機者變也變無窮也夫數止五然而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聲止五然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止五然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

止五然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弈必以勢然從一局二局至十百千局迄無定勢執定勢以臨局鮮不敗醫必以方然從一劑二劑至十百千劑迄無定方執定方以修劑鮮不誤兵者法也法者律也攻守進退坐作老壯主客彼我堅瑕強弱遲速緩急合散皆有法焉太公黃石孫武吳起韓信白起楊素李靖其最精者也用兵無法謂之野戰野戰者遇敵不知兵不可圖僥倖遇節制之師則不支故法不可不講也然而機會變於須臾勝敗在

于呼吸我以成法臨敵敵人之來或出吾成法之外膠柱調瑟必無幸矣練列陣之法熟馳突之方明開闔之宜審堵牆之勢用之平原曠野則可若遇溪山險隘狹巷叢薄則無所用之矣藏機設伏偃旗息鼓羸師以餌之佯北以誘之伏師一起或衝其中或乘其後胷背受敵首尾不救迅雷飄忽敵氣沮喪此奇兵也施之險隘叢薄則可若遇平原曠野一望浩衍則無所用之矣實則示之以虛衆則示之以寡強則示之以弱以誘敵驕虜使懈弛而不爲備故孫臏滅竈闔廉羸師然恐敵人知兵窺我之有所匿而給彼而堅壁不動則我計窮矣虛則示之以實寡則示之以衆弱則示之以強以張威懾敵使疑懼而不敢乘故虞詡增竈檀道濟暈沙然恐敵人有智料我之無所恃而虛張而果於一逞則我危矣弱者在前強者在後弱先嘗敵強者忽起而取勝此一法也然恐前弱一敗後強之氣亦奪土崩瓦解不可不慮也強者在前弱者後強先取勝弱者之勇氣自倍此亦一法也

然恐強者在前偶不勝後之弱者氣益挫而不復能振不可不慮也勁敵在前恐我氣不振主帥宜奮勇鼓舞直前無退然一鼓再鼓以至三鼓恐銳氣易衰衰而乘我我蔑以濟於是貴養威畜銳徐而鼓之徐而鼓之則又恐我師遂以萎蕪而終不能振兵有當安定持久老彼之師以萬全而坐困敵人者若誤用兵貴神速之說輕敵速進或至潰亂而不收兵有宜速乘機會一戰而成功者若妄主堅壁持重之見彼勢既定我氣已衰然後從而攻之晚矣先主連營故敗于陸遜曹操連艦故燒于赤壁法宜散處也若散處而勢不連絡緩急之間首尾不應彼此失援則危道也之死而生之亡而存置之窮絕之地士知必死轉而力鬪以死命致生命必勝無疑然必主將知兵善駕馭士卒乃可成功不然死地當其前大敵促其後有束手駢頸而已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獸窮則觸士窮則鬪我已勝彼彼望風而逃而我窮追之不舍彼計無復之還而與我致死召後患而喪前功故云

勿掩勿追也若事有必當乘破竹之勢爲削草之謀乘勝長驅邀其歸路滅此而後朝食者而徒狃于窮寇勿追之說坐失機會養虎遺患不又左筭乎王翦必請六十萬人破楚而歸符堅以百萬之衆敗于淝水翦善馭而練堅屢勝而驕用衆不可以執一論也李陵以五千卒敗降匈奴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陵屢戰深入氣盡而敗超相機畜銳謀定而發用寡不可以執一論也寡而我氣先奪則如以卵當石氣定而出奇以制敵一可當

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衆而整且堅則如以泰山壓卵兵多而無紀律亂而不整潰散或立至以智遇愚則智者勝以智遇智恐我之計畫敵亦及此以勇遇怯則勇者直擣之耳以勇遇勇不足恃當以計勝彼逸我勞彼飽我饑彼主我客誠慎其謀作其氣不須臾而堅瑕之形遂變彼勞我逸彼饑我飽彼客我主其謀不藏其氣或餒不呼吸而勝敗之勢已更偶有小敗氣不爲挫或一奮而大捷狃于小勝其志輒驕或一跌而大潰敵有必勝之

具而我善取之敵具反爲我用我據上游之勝而敵巧乘之我勝反爲敵資出其不意彼手足無措攻其所必救彼意氣先亂機不可失隙有所必乘時未可動銳有所必避以翕爲張龍蟄而雷動以弱爲強處女而脫鬼影上而斫其下猝不及備衝前而繞其後驚以爲神是皆所謂奇兵也然因地隨時臨機赴會要須有妙用苟機不活而用不妙則之數者亦悉死法也嗟乎機會之來疾如風雨迅于弩矢呼吸變幻跬步殊異何常之有而欲以

一成之法應之胡可得哉嘗考古人應變之妙者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遂以公子爲隸也舍而出之魏伐趙圍邯鄲齊謀救趙孫子曰救趙不如伐魏魏必釋趙而自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齊從之魏釋趙而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中射之士食之荆王怒命殺中射之士士曰客獻不死之藥殺臣臣必不死臣食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

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人馮睢使人
操金與書間遺他日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
亟下歸事久且泄又陰使人告東周之候吏曰今
夕有奸人當入候吏得操金與書者以貽東周君
東周君立殺他項羽射漢王傷曾乃捫足曰虜中
吾指韓信定齊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耳
陳平躡漢王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
王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漢王悟遂立信爲齊
王漢將沙中偶語相聚謀反張良請平生所最憎
怨者急先封雍齒人情遂安文聘爲江夏太守孫
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乃
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赴舍中不起權疑不敢攻
而去馬超韓遂攻曹操操與兩軍相見與韓遂交
馬語移時故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撫手懽笑
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等疑之
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遂愈
疑軍貳而敗晉明帝自探王敦軍爲敦騎所追以
七寶鞭與媼追騎得而傳玩馬遺矢卽取水沃之

追騎既緩見馬矢冷以爲去遠遂還王敦餞別温
嶠行酒至錢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憤
墜地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既別後
鳳謂敦曰嶠于朝廷甚密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
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遂不之疑
王敦與錢鳳謀逆王羲之在帳中知必不免乃佯
醉嘔吐狼藉敦鳳語畢始覺大驚曰不得不除之
及見狼藉困臥遂免東魏兵追及宇文泰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鞭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

曹主何在而獨畱此追者不以其貴人舍之西魏
文帝時柳慶爲雍州別駕有盜劫胡家按察郡縣
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烏合乃作匿
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
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
告慶乃更懸先首免罪之牒居二日果有先首者
因盡獲黨與唐淄青節度李正己畏德宗威斷表
獻錢三萬緡以觀朝廷意帝知其詐未能荅宰相
崔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

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沾將士若不用命徒自歛怨不以朝廷爲賄帝曰善正已慙服顏真卿守平原時祿山破東都殺大臣李愷盧弈蔣清使賊將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乃哭之張巡守睢陽賊將尹子琦圍城巡欲射子琦不識其人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前霽雲一發中左目城中矢盡乃縛藁爲人縋城賊笑不爲備遂斫其營大敗之宋真宗大漸之夕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李文定公時在內殿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墨攬水盡黑王見而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有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弈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

怒叱之曰吾故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盡殺叛者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軍士大闕公始出衆遂擁馬嵩呼萬歲者三公徐下馬東北向叩首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文潞公知益州方夜燕士卒折馬廐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震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士卒氣沮無以爲變趙葵父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薄軍欲爲變葵亟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

遂定凡此者事變猝來機權急應書之所不載法之所難傳非可以先圖豫設者英雄豪傑靈竅所出天下之事變無窮英雄豪傑之應變亦無窮必也以某書求某法以某法應某事固哉是拘勢而弈執方而醫者也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馬服君之所不許馬謖最善譚兵玄德以爲言過孫子之所謂戰以正合以奇勝也李靖之所謂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將所自出也其實故兵貴知法法貴合變法稟于古者也變妙于心者也岳武穆之所

爲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試觀以上古人之隨機
應變出奇無窮是誰記之哉余之所論著十九事
亦據所見一得而言之非敢爲宇宙內事方今急
務盡於此也亦非敢謂其言皆當其策皆可采錄
也生今之世食土之毛進而用世其用不效而早
退退而修身其修不勤而無成徒以辭賦爲勲業
以雕蟲爲壯夫是天地間之一蠹也故稍取世事
論次之當世 采其一言一得或遺之後世而後
世有采其一言一得者於世道不無小補以庶幾
少遠虛生浪死之謂賈生身死而後其說稍用是
作者意也

